

· 世间万象

# 执着

厉周吉

宣城有丰厚的文化底蕴，也有热闹的文化市场。有名头的书画家大有人在。虽没名头，但却勤于书画者更数不胜数。人多，自然各色人等都有。我的两位邻居，为人处事就大相径庭。

一位姓郑，名为郑天，我呼之郑哥。郑哥热情好客，偶有空闲，便招呼我到其画社喝茶。郑哥颇有名气，作品屡次参展，并经常被收录入全球书画名家辞典之类的巨著，设计考究的名片上印满了头衔，各种获奖证书三四书橱都装不下。

郑哥非常忙碌，每次跟我打电话，不是在参加活动，就是在去参加活动的路上。当然，我不会这么不识趣，明知人家忙碌，偏要打扰人家，多数都是他主动告诉我的。

郑哥联系我，多是先跟我通报行程并感慨太忙太累，接着就麻烦我帮忙。日常琐事居多，也有关注某电视台对某项活动的报道之类的事。当然，那项活动一定是他参加过的。郑哥慷慨，每次麻烦我后，往往会有回赠，以让我到他家赏画居多，有时还会送我一小幅画作。这些画作，我都珍藏于衣橱内，积攒下来，已有几十张。据他介绍，其画作价格在不断攀升。我有时想，说不定某一

天，我能踏着这些画作迈入富人之列。

另一位姓明，名为明华，我称之明弟。明华年轻时曾多次拜师学习，后又师从全县最著名的画家学艺多年，据说画风独具一格，但真实水平，少有知晓者。其同学多已名利双收，唯独他寂寂无名。

书画界名人多擅长交际，明华却是典型宅男。他深居简出。偶尔外出也颇为慵懒，与邻居见面，几乎连招呼都不打。我们交往很少。很明显，他不喜欢了解别人的生活，也不愿别人走近自己的世界。

如果单纯自己宅也就罢了，偏偏让其作品也宅在家里。各种画展，他从不参加。他的画作，既不送人，也不示人。作画期间，谢绝打扰。要不是从他家中时时飘出淡淡墨香，恐怕连我这个邻居也很难知道他多数时间都在家作画。

十几年前，大家刚搬新居，我们三家在一起聚餐。郑哥作为成功画家，非常想带带明华，几次准备为他指点迷津，偏偏郑哥每次要切入正题，明华就顾左右而言他。

世界本来就是一个名利场，只有入场，才能博取名利。或者说，你得进入这

个圈子，并尽力往中心挤，才能最大限度获得成功。不要担心自己的作品被人讥笑，我就是别人的讽刺中成长起来的。听说过眼经济的说法吗？只要大家关注你，哪怕一起骂你，也是好的。书画界何以如此重视名气，根本原因是真正懂画者少，于是名与利几乎等价。

看明华反应冷淡，郑哥忍不住跟我们讲他的奋斗史和人生哲学。我只是玩玩而已，至于成名获利的事，怎敢奢望。明华低头小声说。即便是玩，也可以顺便获得一些好处。你这样，会弄得连纸张都买不起的。郑哥郑重提醒。然而，明华依旧我行我素。

2020年，在那场大家熟知的疫情肆虐期间，有关部门组织捐款抗疫，我们小区有人匿名捐款200万元。个人捐款这么多，颇为惊人。大家纷纷猜测捐款者到底是谁。有关媒体也不舍得放过这个新闻点。经过不断排查，发现捐款人竟是明华。

他怎么这么有钱？到底是怎么赚来的？人们议论纷纷。

“我不敢断定明华想以这种方式引起圈内人关注，接着进入圈子。不过，代价太大，方法也不对。”郑哥悄悄跟我说。

然而郑哥显然判断错了。明华对任何媒体采访一律拒绝，此后很长时间，与以前毫无二致，直至大家对这事渐渐淡忘。

这日，老婆整理书橱，见我珍藏的老郑画作似有霉变，就托明华妻子疏月给找书画界熟人处理，疏月看后摇头并悄悄对我老婆说：“这画不存也罢，有空我送你幅好的。顺便告诉你个秘密，我老公作画极少，非精品不外传，从不署名。有书画商为其悄悄经营，虽贵却供不应求。画作多数供书画界沽名钓誉者博取名声。明华曾对我说过，老郑借以加入省级美协的画作就全是他的作品。”这话虽然惊人，似乎也是可信的。毕竟，疏月为人诚实，并且和我老婆是很好的闺蜜。

你觉得哪位邻居更有发展前途？这日，妻子与我聊天时问。我说：“书画界该用于陶冶情操提升个人精神境界的，忘记初心，过分执着于名利，恐怕都不是正确的发展方向，自然都不会有大的前途。你觉得呢？”妻子叹息道：“我觉得你说得很对，倘若你无论执着于什么，我都会谢天谢地的，可是你偏偏无所执着！”

## 童年里的春分仪式

张鑫

讲述二十四节气故事  
征文

中国天气·二十四节气研究院安徽分院  
淮南师范学院二十四节气研究院 联办  
淮南日报社

春分，于儿时的我，远不止是一个节气的名字，而是一段时光的记忆，一种情愫的凝聚，一种村落间无声的默契与约定。

记得每当春分前夕，村里的老人总会翻开那本泛黄的农历，指尖轻轻滑过每一个字迹，仿佛在与历史对话。随后，他们会以一种庄重的口吻宣布：“明日春分。”这消息就像春风，一夜之间传遍村落的每一个角落。孩子们是最兴奋的。春分的清晨，空气中似乎弥漫着一一种不同寻常的气息，那是泥土的芬芳、花香的清甜，还有阳光的味道。家家户户的门前都打扫得一尘不染，就连那些平日顽皮的孩子们，也都穿上了新洗的衣服，脸上洋溢着干净而灿烂的笑容。老人们说，春分这天，万物复苏，我们要用最真诚的心去感受大自然的馈赠。于是，我们闭上眼睛，聆听鸟儿的歌唱，感受微风的轻拂，仿佛能听到大地的心跳。

“草长莺飞二月天，拂堤杨柳醉春烟。”这诗句，仿佛是为村里春分而写的。小河解冻，柳枝新绿，连空气都弥漫着一种新生的气息。我们聚集在村东头的空地上一起放风筝。五颜六色的风筝在蓝天中翱翔，就像是我们的梦想，自由而高远。我们还会进行一场比赛，看谁能摘到一朵最美的野花。而那个胜者，会得到一个特权——将花朵献给村里的长辈，以此表达对生命的尊重和对长辈的敬意。

春分的午后，更是充满了仪式感。大人们会在村口的空地上举行植树活动，每家每户都要参与。孩子们虽然年纪小，但热情却丝毫不减。我们挥舞着铲子，挖出一个个坑洞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栽树苗放入土中。那一刻，似乎连飘过的云朵都在为我们鼓掌。我们种下的每一棵树，都代表着对未来的希望，对自然的承诺。

而晚上，家家户户都会准备丰盛的晚餐，举杯庆祝这个特殊的日子。餐桌上，除了美味佳肴，还有一样特别的食物——春卷。奶奶告诉我，吃春卷是为了迎接春天的到来，祈愿我们的生活能像春卷一样金黄酥脆，充满希望与温暖。

如今，我已离开故乡，生活在喧嚣的城市中。但每当春分来临之际，我总会不自觉地想起那些年在乡间小路上奔跑的身影，想起那些年我们一起种下的树木，想起那些年共同完成的春分仪式。那些记忆，仿佛就藏在心底最柔软的地方，轻轻一触，便能感受到那份温暖与美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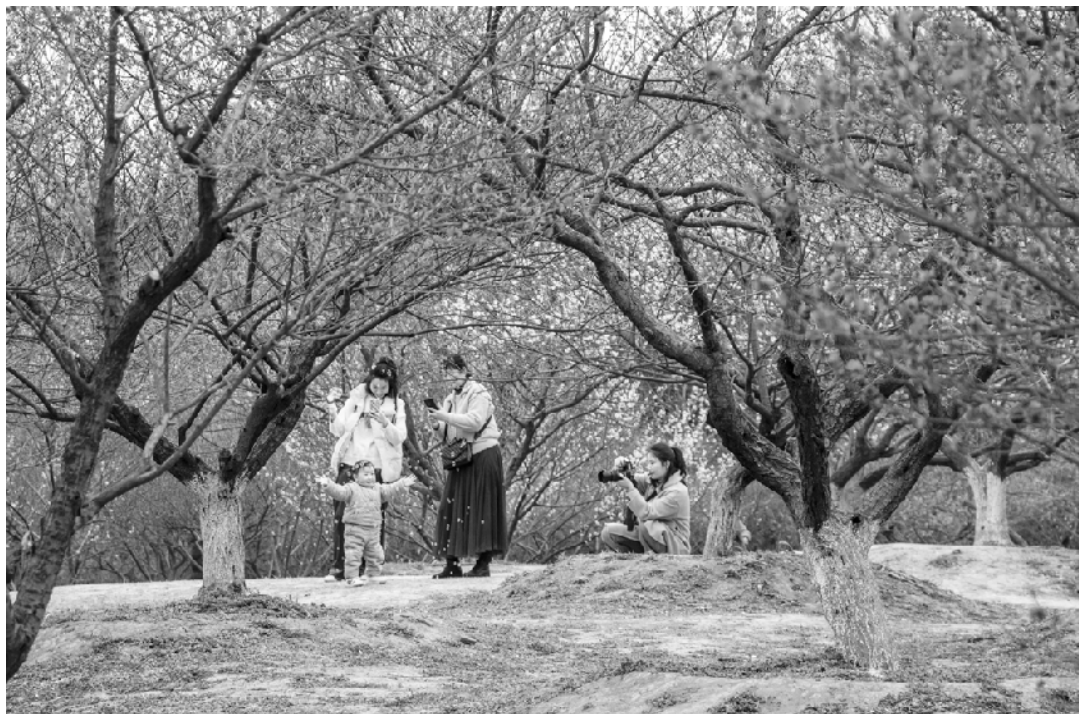
或许在很多人的看来，这些仪式只是一些传统的习俗，但在在我心中，它们却代表着一种情感的延续和文化的传承。它们教会我尊重自然、感恩生活，也让我明白，无论走到哪里，心中都要有一片属于自己的绿色家园。

每当春分来临之际，我总会在心里默默许下一个愿望：愿我能像儿时一样，永远保持对生活的热爱与敬畏，永远不忘初心，永远怀念那些美好的时光。



都市蜘蛛侠

左先法 摄



春天里

张春光 摄

· 五彩地絮语

## 不包装的心

李柏林

在网上看到一个博主，她每天的生活就是写字煮茶，读诗作画，那真是我梦想的生活。

我知道网上有很多视频不过是在摆拍，也许视频的背后和我们想象的并不一样。但她那紧不慢的生活状态，看不出一点表演的痕迹。我想，她必定是个高雅的人。

有一天，我鼓起勇气给她发了信息，表达了自己的喜欢。我甚至害怕她不回信息，还自报家门，告诉她我也是一名文字工作者，只是想和她交个朋友。

很快，她好像看到了同道中人一般，热情地跟我聊起来。可是几句话过后，我便想赶紧结束这场对话。当我羡慕她的生活状态时，她告诉我，那些视频不过是她流量变现的一种手段。虽然谈钱不俗，但是一想到那些清心寡欲的视频和文案，我总觉得这不是想同一个人。

当我赞美她的住所时，她却告诉我，那只是屋子一个角落的特殊布景，视频拍完后，她还是她，和这些毫无关系。当我问她每天都写字画画吗？她更是说了一句，离了镜头笔都不拿，谁会在镜头之外努力呢？

原来随意的动作，都是刻意的摆拍，原来腹有诗书气自华，不过是她营造出来的人设。我听说，心里突然很难过，觉得自己像个被辜负的小丑。

后来，她问我能否帮她宣传时，我才明白她对

我如此热情的用意。她以为我也同她类似，是个包装出来的“作者”，可以给她带来一点点所谓的流量。当我拒绝她时，她诧异了，说：“难道你们不是这样靠着宣传吗？”我说：“文章都是镜头外的功夫，简介可以包装，但文笔永远无法包装，因为那是一个作者无法遮掩的感情和敏感纯粹的心。”

从此，我再也没有和她联系，对她的视频也丧失了兴趣。前几天收拾房间，我看到几个包装精美的苹果，拆开时，苹果已经腐烂，只得忍痛扔掉。我突然想到，以前的商品哪有那么多繁琐的包装，真材实料肉眼可见。如今很多商品仿佛要靠包装，来衡量它的价值。

不光物是如此，人也是如此。以前，人与人之间也真诚，如今，人也开始有了包装。比如有的人用抄来的句子表现自己满腹经纶，有的人用精修的照片展现自己样貌出众，有的人用贷款买包来衬托自己成功富足。生活也仿佛被加了滤镜，虚幻到不真实。当看到别人的完美时，我们甚至不敢展现自己的普通，也只好将自己藏在安全的包装之下。当各种各样的人设出现，人心也变得越来越遥远。

我不禁难过，如今哪里能遇到不包装的心呢？我也有些后悔，她的包装本来很完美，是我的好奇打破了它。

· 岁月留痕

## 门前有棵香椿树

郑艳琼

老家院南边，有父亲亲手栽种的一棵香椿树。香椿树已有四十多年，记忆中香椿树一直就是高大粗壮的样子。父亲植此树木，是由于老家所在地贫瘠干旱，椿树好养活；另外我们一家都很喜欢吃香椿，满足口腹之欲。

每到春三月，市面上已有肥嫩的香椿芽，而老家这棵椿树我左看看右看看总不见发芽，顶着光秃秃的枝丫，我想它大概是死了，要么旱死要么老死，或者死于病虫害。我疑惑又带着伤感问父亲，“椿树不是不死了吗？”父亲笃定地说，“不会死。它只是发芽慢。”我给它取名慢椿树。那时我还读过庄子写椿树的句子：“上古有大椿者，以八千岁为春，八千岁为秋，此大年也。”此处的“大椿”指的是香椿树。香椿树以人间八千年当作自己的一年。我尚不知椿树生命力顽强。

这棵椿树栽植的土壤风化石居多，且不说干旱，营养也没有，没浇过水，施过肥，打过杀虫剂，虽然人工栽植，却一派野生样，全靠自给自足自生自灭。为了让它早日发芽，我给父亲出主意，给椿树浇水、施肥。于是，每年春节前，父亲便会围着椿树挖出一个大圆环，隔三五差在圆环里倒上水，等树喝足水，父亲又弄些农家肥，给椿树补充营养，如此几次三番后，椿树依然纹丝不动，望眼欲穿的等待终于在清明节后才见它慢吞吞吐吐吐出一点嫩芽。

十几米高的树，枝丫横生，这一吐不得了，这里一朵，那里一朵，今天才冒尖尖，两三天就一巴掌长，采一次常常把竹筐、提篮、筛子都装满了。这家送一把，那家送一些，香椿树收获了很多赞誉，“慢工出细活，果然发芽慢的好吃。”

· 心香一瓣

## 善良闭环

秦 闰

最近“教育闭环”一词在网上火了起来，被一众网友解读为：教育具有长期性和滞后性。起初，你只能理解表层的道理，直到多年后的某个瞬间，你才能真正领悟到书上知识的真谛，此时教育的任务才算真正完成。其实它是一种系统的学习状态，从输入、输出到反馈，再继续从输入、输出到反馈的一个循环过程。其实只是教育闭环，善良也可以实现闭环。

小时候，老人喜欢给我“讲古”。说古代有一位郎中，给病人看完病后，回家途中，月光的清辉笼罩着林间小路，恰在这时一条银白色的蛇赫然出现在他的面前。郎中并没有伤害他的意思，他便就着月色凑近蛇，蛇竟然站立起来，他这才发觉蛇的嘴里满是血。出于救死扶伤的本能，郎中伸出援助之手，轻握蛇头，蛇随即便张开大口是血的嘴，让郎中止血了。郎中在药箱里取来止血药，洒在了蛇的嘴巴里，却无意中把蛇的牙齿给刮到，剧痛从心底而生，伤口也迅即变了颜色，他明白自己中毒了。医治普通毒蛇他有法子，却从未见过这般毒蛇，且病情发展极快。就在他手足无措时，那个刚刚溜进草丛的毒蛇衔来几株草，放到郎中的脚边。

郎中若有所思地将那几株草放在嘴里嚼碎，敷在伤口处。不到一袋烟工夫，疼痛便减缓了。在分别之际，那条银白色的蛇又去衔来几株同样的草药，郎中回家后用同样的方法敷了伤口，很快便痊愈了。后来，郎中翻山越岭地找这样的草药，还研制出了专门的药包，每每有人中了毒蛇的毒，他就给他们这样一个药包，

“是紫椿，味道好”……每到这个时候，父亲脸上总带着欣慰的笑容。

有一年清明节，椿树还没发芽，亲戚建议砍了重新栽。母亲也颇有微词，早春上市，几十元一公斤，等待自己家的大量采摘，不值钱了。有几年母亲背到集市上卖，一两元一公斤，不够给摊位费不说，还要倒贴车费。有时还卖不掉，半卖半送，后来母亲便再没去卖过香椿了。我和父亲不是没这样想过。但一想到香椿树年年也尽力了，人没付出过一点半点辛劳，收获也不少，就放下了砍树的念头，任凭椿树岁岁年年。

“菜能芬人齿颊者，香椿头是也。”我们一家爱吃香椿，也能用香椿做出许多美食。比如香椿炒鸡蛋，香椿饼，香椿炒腊肉，凉拌香椿、香椿油……香椿伴随着我家一年四季的餐桌。

这几年我每到假期，都要到一个小城去进修，宾馆附近有家香椿鸡米线，吃过一次便再也忘不了。在那个小吃，吃得多的就是这个小吃。没几日便和店主混熟了，店主告诉我，腌香椿和煮熟的鸡肉丝一起春制。后来我也学着做这个美食，老家香椿吃法又多了道香椿春鸡丝。

香椿不仅可入食，还可入药。《本草纲目》中记载：“香椿叶苦、温，煮水沲疮疥疽，消风去毒”。据说香椿之物还有驱虫功效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健康知识的普及，人们更爱吃香椿了。香椿也开发了更多吃法。

老家春天舌尖上的味道很大一部分是慢椿树给的。每一个春天，香椿树虽然发芽很慢，但它在自己的节奏里，迎接春天，献出赤忱，岁岁春心，年年春意。

嘱咐他们用开水煎服，不过几天病就好了，郎中也成了远近闻名的神医。

郎中发善心救治了危在旦夕的毒蛇，无意间却中了蛇毒。毒蛇叼来草药，救治了郎中，最后还使他名声远扬，此时教育的任务才算真正完成。

在妻子还是孕妇的时候，我因为工作经常要到外地出差，就没时间去陪她做定期产检。这天，妻子突然感到肚子不舒服，就给我打视频电话，说独自一人去医院检查，我在电话那头非常担心，就一直不让她关视频电话。到医院后，医生开出一个检查单，她一个人挺着个大肚子，下到二楼去缴费，视频恍惚恍惚差一点没给我看。直到她将手机举起，我才看到缴费的那条如龙长队，她站在队伍的最后那个。

没过一会儿，队伍前面的一个大姐，身子突然侧转过来，右手比划了一个请的姿势，妻子脸上有了些许红润，之前的不适感也瞬间消失了。那位大姐在她后面排了队，留下一个空位，斩钉截铁地说，“往前站！”妻子迟疑片刻，往前走了过去。前面的一位大哥也做了让步，排在了大姐的后面。随后，前面排队的人都像他们那样，依次往后排了队。我惊奇地发现，这样一来，不仅排队的顺序如前，而且妻子还能排到最前面缴费。我在视频的另那头热泪盈眶，现场的妻子尽管挺着个大肚子，也在缴费后，向正在排队的人作揖行礼。这一刻，我的脑海里出现了“善良闭环”这几个字。

在这个世间，你会发现，有人选择善良，有人传递善良，有人在善良中获得爱，有人在施善中反被爱。所以，善良终将形成一个闭环，成为永恒的底色。

细心淘洗，沥干水分，再从陶制的瓮中取出一碗磨碎的玉米面，倒入搪瓷盆里加水与榆钱一块搅拌，用不了多久，她便能揉捏出一个个黄灿灿、绿盈盈的窝窝头来。此时，锅中的水开始沸腾，被揉捏好的窝窝头分摊在一种竹制的筛子上，大约二十分钟，那香而不腻、韧而不糙的粉蒸榆钱，在锅盖掀开的刹那终于闪亮登场，一双双稚嫩的小手贪婪地伸将过去，完全置滚烫于不顾，站在厨房里风卷残云起来。还有一种吃法就是煮粥，粥是提前用大米或小米熬好的，在食用前将洗净的榆钱加入，盖上锅盖稍焖五分钟即可，有时还可洒上一点葱花，其味道真是爽滑可口，喷香绵远。还有我们不知怎么挨饿的样子，深知“一树榆钱半月粮”这一古训的母亲，她的脸上怎能不露出欣慰的笑容呢？

唐代皮日休有诗云：“近榆钱兮收翠屣，映杨柳兮愁翠眉。”母亲的的笑容在榆钱的衬托下，始终都在我的心中优雅着，灿烂着，美丽着；那一份捋取榆钱的快乐和品尝榆钱的幸福，会永远定格在记忆的深处，成为挥之不去的淡淡乡愁和滋养我一生的精神财富……

· 往事回想

## 榆荚新开巧似钱

钱续坤

食，只好拿来一根细长的竹竿，绑上锋利的镰刀，然后双手并用，从榆树上刮割一些嫩绿肥厚的榆钱来。母亲当然也只能如法炮制，她手中的竹竿每每使劲地拉拽一次，榆钱就如翩翩飞舞的蝴蝶，从空中悠悠地飘落下来。此刻的母亲总是欣喜异常，她大声地招呼着：“夭女散花喽！快来抢钱呀！”其实“抢钱”的岂止只有我们弟兄仨人，还有隔壁的大姐和小妹，她们快乐地加入其中，银铃般的欢笑声与鸟雀扑棱翅膀的拍打声，使得静谧的乡村在阳春三月显得是多么地富有生机。——这样唯美的画面后来曾多次在我的脑海中浮现，只可惜现在远离故土，加上母亲年岁已高，再也无法握着竹竿满地拾掇那“钱串儿”了。

在父母劳作外出的日子，顽劣本性难改的我们如同脱缰的野马，则会脱掉鞋子，光着脚丫，偷偷地爬上榆树，然后坐在榆枝上大饱口福。此时的榆钱在我们的手中，可不是用“采”与“摘”这两个动词词能够形容的了，而是酣畅淋漓地从榆枝的末端往前一捋，于是，榆钱在我们的手中拥挤地叠加在一起，用根绳子或稻草便可以串联成别样的“项链”，挂到脖子上别提多臭美了。当然，我们冒着生命危险爬树的兴趣并不在炫耀上，在那个食难果腹的年代，抽芽不久的榆钱具有巨大的诱惑力，塞几片在嘴里生吃，甜滋滋的，香悠悠的，那味道与四月的槐花相比，真的难分伯仲。等到父母疲惫地归来，那留在手上的渍痕和余香，自然成了攀爬榆树的“铁证”，“竹鞭烤肉”的滋味在少年时代不知尝过多少回。

榆钱的吃法很多，除了直接生吃，最解馋的便是粉蒸。母亲将我们捋取回来的榆钱

无论从外部形状还是从实用价值来说，榆钱无疑是在乡间最受欢迎的树木之一。原因至少有二：一是它的树干粗壮，材质结实，盖房架梁大有用武之地；二是它有祥瑞的口号，“榆梁”谐音“余粮”，盼的就是家中每年都有余粮。更为精妙的是，榆树的叶子被称作“榆钱”，在以前家境拮据的年代，那形似一枚枚的绿色铜钱，怎能不叫人生发出身边有“余钱”的希冀呢？

正是拥有如此美好的寓意，榆树被广泛种植在老家的房前屋后。春光明媚的时节，只待啁啾的鸟鸣四起，榆钱也就耐不住寂寞，撒了欢似的窜上枝头，热热闹闹地簇拥着，挨挨挤挤地亲近着，她们在春雨的洗涤下，纤尘不染；在阳光的照耀下，晶莹剔透；在春风的吹拂下，甜香四溢。而在高大挺拔的榆树底下，总有一双双如饥似渴的眼睛，看榆叶热情地挥舞着翠绿的手掌，望榆枝曼妙地摇曳着窈窕的身姿，不消言说，人们都在期盼着采摘榆钱饱餐一顿呢！

采摘榆钱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，这首先是榆树的高度决定的。印象中，故乡的榆树都比较粗壮，两三个顽童牵手都很难将其合抱，乡间妇女为了得到那点可以解馋的美